

佳作丛书第一辑

舞 会 以 后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61A-6
中学生文学选读

佳作丛书第一辑

舞 会 以 后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舞会以后

Wuhui Yihou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92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¹/₃₂ 印张4⁷/₈ 插页2

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50,000

ISBN 7-02-000007-X/1·8

书号10019·4105 定价0.80元

中学生文学选读

佳作丛书

文学作品浩如烟海，本丛书拟从中精选第一流的名篇佳作，使读者花最少量的时间，欣赏到中外文学宝库中的精华。

本丛书以中学生及具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为主要服务对象，所选篇目力求融思想性、艺术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为一体，旨在帮助读者开拓视野、提高文化素养及审美水平，丰富社会、历史知识和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。

本丛书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大系列，初步计划编十辑，每辑十种，于1987至1988两年内出齐。考虑到现代生活的节奏，丛书的编选以少而精为原则，每种七至十万字。可以整辑订购，也可单本零买。

《佳作丛书》外国文学系列

第一辑

近代世界著名中短篇小说

第四辑

世界名诗选

第二辑

现当代世界著名中短篇小说

第五辑

世界著名中篇小说

第三辑

世界著名寓言童话故事

第六辑

世界长篇名著选读

目 次

塔曼	〔俄〕莱蒙托夫著 (1)	草 婴译
白净草原	〔俄〕屠格涅夫著 (17)	丰子恺译
木木	〔俄〕屠格涅夫著 (45)	巴 金译
一匹马的故事	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著 (87)	臧仲伦译
(《霍尔斯托梅尔》)		
舞会以后	〔俄〕列夫·托尔斯泰著 (141)	蒋 路译

塔 曼

〔俄〕莱蒙托夫

塔曼是俄罗斯滨海城市中最可恶的一个小城。我在那里差点儿饿死，而且险些儿被人淹死。我乘驿车在深夜到达这个小城。车夫把累坏的三驾马车停在小城入口处那座唯一的石头房子门前。站岗的黑海哥萨克兵一听见铃铛声，就用睡意未消的粗野声音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军士和班长走了出来。我向他们说明我是军官，有公事到战斗部队去，同时向他们要一处公家宿舍。那班长领我们跑遍全城，我们看到的房子全部客满。天气很冷，我又有三夜没睡觉，累得筋疲力尽，就发起火来。我大声嚷道：“随便带我到哪儿去吧，强盗！就是到魔鬼家去也成，只要有个地方住！”那班长搔搔后脑勺，回答说：“有是有一所房子，只是您先生不会中意的，那边不干净。”我不太了解最后三个字的确切意思，就叫他在前面带路。我们在东倒西歪的篱笆夹峙的泥泞小巷里兜了好半天，来到海滨的一所小房子前面。

一轮明月照着我这所新居的芦苇屋顶和白色墙壁。在石卵石矮墙围着的院子里，另外有一所房子，比那一所更小更旧。海岸象悬崖似的，几乎就在房子墙脚下一直伸到水

里，湛蓝的波浪在下面拍打着海岸，不断发出喃喃的絮语。月亮悄悄地俯视着动荡不安而对她却很驯顺的大海；在月光底下，我看见离岸很远的地方停泊着两艘大船，船上的黑色缆索象蛛网一般刻画在白茫茫的地平线上。“这港里有船呢，”我心里想，“明天可以上格连吉克去了。”

一个边防哥萨克兵来给我当勤务员。我吩咐他卸下皮箱，把车夫打发走了，就去唤房东——没有人答应；我敲敲门——还是没有人答应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最后有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从穿堂里钻出来。

“房东呢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怎么？房东不在了？”

“不在了。”

“那末女房东呢？”

“下乡去了。”

“那谁给我开门呢？”我朝门踢了一脚，说。门开了，屋子里冲出来一股潮气。我划亮一根火柴，把它举到男孩子面前：火柴照见了两只白眼睛。他是个瞎子。两眼天生是瞎的。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我面前，我开始察看他的相貌。

老实说，凡是瞎眼的、独眼的、聋子、哑巴、缺腿的、少胳膊的、驼背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人，我对他们都有一种执拗的成见。我发现人的外表同内心之间有一种奇怪的联系：一个人五官四肢一有缺陷，他的内心就会丧失某种感情。

我开始仔细打量瞎孩子的相貌，可是在一张没有眼睛

的脸上你能看出什么来呢？我怀着情不自禁的怜悯对他瞧了好一阵。忽然在他的薄嘴唇上掠过一丝微笑。不知怎的，这微笑给了我极不愉快的印象。我心里起了疑虑：这孩子是不是真的象看上去那样完全瞎了？我竭力使自己相信，白翳是不能假装的，而且何必假装呢？可是没有用，我这人常常容易受成见的影响……

“你是房东的孩子吗？”我终于问他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是个孤儿，穷人家的。”

“那末女房东有孩子吗？”

“没有，有过一个女儿，可是跟一个鞑靼人渡海跑了。”

“跟个什么样的鞑靼人呢？”

“鬼才知道他！是个克里米亚的鞑靼人，从刻赤来的船夫。”

我走进屋子，里面的全部家具只有两条板凳、一张桌子和一只放在火炉旁边的大箱子。墙上连一幅圣像也没有——不祥的兆头！海风从打破的玻璃窗里灌进来。我从皮箱里拿出一个蜡烛头，把它点着了，动手安顿东西。我把马刀和步枪放在屋角，把手枪摆在桌上，在一条板凳上铺开斗篷。那哥萨克兵把他的斗篷铺在另一条板凳上。过了十分钟，他就打起鼾来。可是我睡不着：在黑暗中，那孩子和他那双白眼睛一直在我面前晃动。

这样过了一小时光景。月亮照着窗子，月光倾泻在屋

子的泥地上。忽然在明晃晃的月光中，有个黑影在地上一闪而过。我欠起身，往窗口一望：这个人又在窗外跑过，不知藏到哪儿去了。我简直不能想象这个人是从海岸的峭壁上跑下去的，但他确实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我起了床，披上棉袄，腰里插了短剑，悄悄儿地走出屋子。那瞎孩子向我迎面走来。我躲在篱笆旁边，他迈着稳当而谨慎的步子在我旁边走过。他腋下挟着一个包裹，拐到码头那边，就顺着狭窄而陡峭的小径走下去。“当那一天，哑巴说话，瞎子看见”^①，我一边这样想，一边保持一定距离跟在他后面，免得他在我的视野里消失。

这当儿，月亮开始被云遮住，海面上起了迷雾；近处一只船的艏灯在雾中朦胧发亮，靠岸的地方，白沫翻腾的浪花仿佛每瞬间都可能把海岸吞没。我费力地顺着陡坡往下走，接着就看见：那瞎孩子停了停，然后又转身往右下方走去；他走着，离水那么近，似乎波浪马上就会把他卷走，不过，就他从一块石头迈到另一块石头、避开坑坑洼洼的稳当步伐来判断，他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。最后他站住了，仿佛在倾听什么，又就地坐下来，把包裹放在身边。我躲在岸上一块突出的岩石后面，窥察着他的行动。过了几分钟，对面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人影；那人走到瞎孩子跟前，在他旁边坐下了。风不时把他们的谈话送到我的耳朵里。

“你看怎么样，瞎小子？”一个女人说，“风暴太大，杨柯

^① 见《新约全书·马太福音》。

不会来了。”

“杨柯可不怕风暴，”瞎孩子回答。

“雾越来越大了，”那女人带着忧虑的口吻反驳道。

“在大雾里倒容易从巡逻艇旁边滑过去，”那孩子应声说。

“万一他淹死了呢？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？只是没人给你买新缎带，让你星期日系着上教堂了。”

接着是一阵沉默。然而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惊奇：那瞎孩子跟我讲的是乌克兰话，此刻却操着一口纯粹的俄语。

“你瞧，我说对了，”瞎孩子两手一拍，又说，“杨柯这家伙不怕海，不怕风，不怕雾，不怕海岸巡逻兵。你听：这不是波浪的溅拍声，我说的准没错儿，这是他那对长桨划水的声音。”

那女人霍地跳起来，焦急地往远处望去。

“你胡说，瞎小子！”她说，“我什么也没看见。”

老实说，不论我怎样竭尽全力想看出远处有没有象船那样的东西，却一无结果。这样过了十分钟光景，突然在汹涌起伏的波涛中出现了一个黑点，它忽大忽小，慢慢地升到浪涛的顶端，又一下子跌落在浪谷里。小船离岸越来越近了。那水手胆敢在这样的夜晚横渡四十里宽的海峡，的确十分勇敢，而他敢冒这个险，一定有重大的原因！我这样想着，心儿不由得突突地悸动起来。我紧张地望着那只可怜的小船，看它怎样象鸭子一样钻到水里，又象振翼高飞的

鸟儿似地飞快划动着双桨，从深渊里的浪花中窜出来。啊呀，我想这下子它要猛冲到岸上，撞个粉碎了，不料它却灵活地侧转过来，安全地驶进一个小湾。接着从小船里出来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，头戴鞑靼式羊皮帽。他招招手，于是他们三人就动手从船里搬出一些货物来。货物很重，我至今还弄不懂那小船怎么会不沉没。他们每人捎了一个包裹，沿着海岸走去，不多一会儿我就瞧不见他们了。我只好回到屋子里去，可是说实话，这些怪事使我十分激动，我好不容易才等到天亮。

哥萨克勤务兵醒来，看见我已经穿戴好了，感到十分惊奇，但我没向他说明原因。我从窗口欣赏了一会儿白云朵朵的蓝天和克里米亚遥远的海岸。那海岸象一条淡紫色的带子，一直伸展到悬崖那儿，悬崖上有一座闪着白光的灯塔。随后我动身到弗纳果里亚要塞去，想从司令那儿打听我上格连吉克去的时间。

真倒楣，司令也不能给我确切的答复。停泊在港里的船只不是巡逻艇就是还没开始装货的商船。司令说：“过三四天也许有邮船来，到那时咱们瞧着办吧。”我又懊丧又气愤地回到宿舍里；哥萨克勤务兵神色慌张地在门口迎接我。

“糟啦，老爷！”他对我说。

“是啊，老弟，谁知道咱们多会儿才能离开这儿！”

他听了越发不安了，弯下腰对我低声说：

“这地方不干净！我今天遇见一个黑海军士，那是我去

年在部队里认识的。我一告诉他我们待在什么地方，他就对我说：‘老弟，这地方不干净，那些人不老实！……’的确，那瞎小子到底是什么路数啊？一个人到处乱跑，一会儿上市场买面包，一会儿打水……哼，看来这儿的人都是搞惯那一套的。”

“你指的是什么？女房东该露过脸了吧？”

“刚才您不在的时候，有个老太婆跟她女儿过来了。”

“什么女儿？她不是没有女儿吗？”

“要不是她女儿，鬼知道她是什么人。喏，那老太婆这会儿就坐在她自己的屋子里。”

我走进那所破小屋。炉子烧得很热，上面煮着就穷人来说相当讲究的饭菜。那老太婆，不论我问她什么，总是回答说她耳朵聋听不见。叫我拿她怎么办呢？我就转身对付那个坐在炉子前面，往火里添枯枝的瞎孩子。“喂，瞎眼小鬼，”我扯着他的耳朵说，“你说，你夜里背着包裹上哪儿去了，呢？”那瞎孩子忽然哭起来，尖声尖气地嚷道：“我上哪儿去啦？……哪儿也没去……背着包裹？什么包裹呀？”这一次老太婆也听见了，她就嘀咕道：“哼，真是胡说八道，冤枉一个苦命的孩子！你们要拿他怎么样？他碍着你们什么啦？”我讨厌极了，就走出屋子，心里渴望揭开这个哑谜。

我裹紧斗篷，在篱笆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向远处眺望。

我面前展开了一片被夜晚的狂风激怒的大海，它那单调的涛声有点象刚入睡的城市的梦呓，使我想起了逝去的

岁月，把我的思潮引到北方，引到我们寒冷的京城。我在激动的回忆中出神了……这样过了一小时光景，也许还不止……突然一阵象唱歌一般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。不错，是唱歌，是一个女人的清脆歌声，——可是从哪儿来的呀？……我用心细听……调子很奇怪，一会儿悠长而悲伤，一会儿急促而活泼。我往四下里一望，一个人也没有；再仔细倾听，那声音象是从天上落下来的。我举目一望：在我的小屋顶上站着一个穿条纹衣服的姑娘，头发披散，一个十足的鱼美人。她把一只手罩在眼睛上遮住阳光，凝神望着远方，一会儿笑着自言自语，一会儿又唱起歌来。

我把她唱的歌逐字逐句地记住了：

在碧波翻滚的大海上，
一张张白帆
自由自在地飘翔。
在无数白帆中间，
划动着我那只小船——
它没有帆儿，只有简单的双桨。
狂风在海面上呼啸，
古旧的海船仿佛展开翅膀，
在惊涛骇浪中乘风飞翔。
我弯腰向大海敬礼，祷告：
“怒海呀，你千万别碰我的小船！
贵重的货物就在我那只船上，

还有一个勇敢的汉子，

在黑夜中驾着它乘风破浪。

我不禁想到，昨天夜里听到的就是这声音。我沉思了片刻，再往屋顶上望望，那姑娘已经不在。忽然她在我身边跑过，嘴里哼着另一支歌，嗒嗒地弹响手指，跑进老太婆的屋子里。接着，她们就争吵起来。老太婆生气了，那姑娘却哈哈大笑。于是我看见这水妖又跳跳蹦蹦地跑出来；她跑到我旁边站住了，盯住我的眼睛，仿佛看到我在这地方感到十分惊奇；然后若无其事地背转身，悄悄地往码头那边走去。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；她整天在我屋子周围兜来兜去，一刻不停地又唱歌又蹦跳。真是个怪物！她的脸上没有一点疯狂的神气；相反，她的眼睛光芒逼人地盯住我，真有一种勾魂摄魄的魔力，仿佛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着人家的问话。但只要我一开口，她就狡猾地笑着跑掉了。

真的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。她根本不是什么美人儿，但我对于美也有偏见。她身上有许多血统纯粹的标志……女人的血统也象马的血统一样，关系十分重大；这是青年法兰西^①发现的。它（我不是指青年法兰西，我是指血统）多半可以从手脚，从走路的姿势上看起来；而鼻子的关系尤其重大。一个秀美的鼻子在俄罗斯比一双玲珑的小

①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，法国浪漫主义青年作家戈蒂耶、内尔瓦等人自称“青年法兰西派”。

脚更稀奇。这位女歌手看上去不会超过十八岁。她那十分苗条的身段，她那别具一格的侧着头的姿势，她那栗壳色的长发，她那脖子上和肩膀上光泽发亮的古铜色皮肤，特别是她那个端正的鼻子，——这一切都使我销魂。尽管我在她的斜睨里看出一种犷野和猜疑的神色，尽管在她的微笑里含有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，偏见的力量可实在厉害：那个秀美的鼻子逗得我神魂颠倒。我仿佛觉得我已经找到了歌德笔下的迷娘^①——这个凭他德国式的想象所塑造的美妙人物。真的，在她们之间确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：同样会从极度激动一下子变得十分宁静，同样说着神秘莫测的语言，同样喜欢蹦蹦跳跳，唱着古怪的歌曲……

傍晚，我在门口拦住她，跟她作了下面的谈话：

“喂，美人儿，告诉我，你今儿个在屋顶上干什么来啦？”
我问道。

“瞧瞧风从哪儿吹来呗。”

“瞧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风从哪儿来，幸福也从哪儿来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唱歌是为了要召来幸福罗？”

“哪儿唱歌，哪儿就有幸福。”

“难道你不会把悲伤也唱到头上来吗？”

“那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不是吉就是凶，吉凶之间本来相

① 指德国作家歌德(1749—1832)所著小说《威廉·麦斯特的学习时代》中的意大利姑娘。

差就不远。”

“那末这支歌是谁教你的？”

“谁也没教我。自己想出来，自己就唱唱。谁该听，谁就听得见；谁不该听，就是听了也不懂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我的歌手？”

“谁给我行洗礼，谁准知道。”

“那末，是谁给你行洗礼的？”

“这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这姑娘真鬼！嗨，你的事情我可知道一些。”她听了面不改色，嘴唇一动不动，仿佛跟她不相干。“我知道你昨天夜里到海边去过了。”于是我就一本正经地把我看见的一切讲给她听，满以为能难住她，——毫无结果！她呵呵大笑起来，说：

“您见到的很多，知道的很少。您知道什么，可得保守秘密呀！”

“要是我去向司令官告发，怎么样？”我说着摆出一副十分正经、甚至严厉的神气。她忽然跳了一跳，唱起歌来，象一只从灌木丛里惊起的小鸟，一下子不见了。我最后那句话说得实在不合适，我当时也没想到这话的严重性，过后可懊悔莫及了。

等到天色一黑，我就吩咐那哥萨克兵按行军的习惯烧热茶壶，自己点亮蜡烛，在桌旁坐下来，吸着旅行用的烟斗。我刚要喝完第二杯茶，门忽然吱嘎一声，接着就听见背后有窸窣的衣服声和脚步声。我吃了一惊，转过身去。原来是

她，我那个水妖！她悄悄地在我对面坐下来，一声不响，只用一双眼睛盯着我。不知怎的，我觉得她的目光温柔得叫人心醉，我不禁联想到过去年月里那些恣意玩弄过我生命的眼光。她似乎在等我发问，我却一言不发，说不出心里有多么尴尬。她脸上蒙着一层灰暗的苍白，透露出内心的激动；她的一只手下意识地抚摩着桌子，我发现它在微微哆嗦；她的胸脯一会儿高耸，一会儿又象屏住呼吸。这幕喜剧开始使我感到不耐烦了。我刚想用最平庸的方式来打破这沉默，就是说递给她一杯茶，她忽然跳起来，双臂搂住我的脖子，于是我的嘴唇上就响起了湿滋滋、热辣辣的亲吻声。我的眼睛发黑，头脑发晕，我怀着火热的青春的激情把她紧搂在怀里，她却象条蛇似的从我的胳膊里滑掉了，只在我耳朵边说了一句“今儿晚上等大家都睡着了，你到海边来。”接着就象一支箭似的从屋子里飞了出去。她在穿堂里撞翻茶壶，踢倒地上的蜡烛。“哼，这鬼丫头！”哥萨克勤务兵嚷道，他正坐在干草上，满想喝掉壶里剩下的茶来暖和暖和身子。我这才清醒过来。

大约过了两小时，码头上一切都安静了，我推醒我的哥萨克兵说：“要是我开枪，你就跑到海边来！”他瞪着两眼，机械地回答说：“是，老爷。”我把手枪插在腰里，出去了。她在斜坡边上等我，她的衣服非常单薄，她的细腰上缠着一条不大的围巾。

“跟我来！”她拉住我的手说。我们就往下走去。我不懂我怎么没把脖子摔断；在坡下我们向右转弯，顺着昨天我